



藿謀 卷八

東海書生茅元儀止生著

上葉臺山相公書

辛酉



元儀十八九時以通門之誼事相公于初相之時今十年往矣駑馬不堪遠道秋英已謝春華又值相公再相之日儀竊聞之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常時是士之為周公憂必不知周公之已聖而夙夜望王室之兢故不自量而進于周公

之庭周公之吐哺握髮若不可俄頃緩者亦不自知其聖而夙夜望王室之競故不自覺而汲汲引之不暇豈如莽之下士不韋之懸國門或藏驕于廣攬或矜名于折節哉然則如儀者雖已疲之馬已謝之英使當周公時其不自量者亦必如周多士矣敢因今之士習諂善諛遂忘其三代之直而薄待君相于成周之下耶况頃倉卒一見辱相公譽之于人謂非書生之言夫

非書生則焉敢盡其書生之見則固書生之故態也請得而頌言之說者曰三代以前言道三代以後言術夫術者使背道而馳則機械小數耳縱乘捷于一時而不能終日安其身易曰安其身而後動欲安其身必歸于道道爲不移之矩而時有適宜之會因其時而善用之是謂之術故曰擇術有微權伊尹逆用之以相商周公順用之以相周其道則一也而術有不同故知

其術者而後可與言道矣夫一世有一世之術一人有一人之術一時有一時之術何謂一世之術高皇帝革中書省文皇帝創文淵閣古今相體一大變也故人謂今之宰相代言之學士非真有宰相之權者也愚竊以不然唯此大工唯此人代古之相得自行其權君之相代君行其權自行者其任若專而不知代行者其樞更神今自姦邪亂政其弊在弄權而不在于

有權徐文貞矯其說以爲政事還之六部自後相者奉爲筮蔡愚又竊以不然夫中書省未革之時豈無六部乎唯稟命而奉行故其失則歸于相今六部之事必待票擬票擬者卽稟命也任其事與其失天子得顯以責之相而天下亦得顯以望之相今旣以還之六部則唯六部之所欲爲而唯諾以從事乎亦斟酌六部之得失而裁駁以取當乎唯諾而不任其咎此近年宰

相之巧習而究之能避一時之嫌不能避萬世之責裁駁而必求其是則朝廷之上幾爲訟場閣部之間人稱齟齬何不商確于未事之前而兩成其和衷耶况六部旣處其分朝廷當總其合六部旣主于行朝廷當考其成今日考曰合以真相之體而有所不敢受愚又竊以不然夫相者居綸閣之下總樞機之事不特大臣而且爲近臣今之百執事專一方之事者豈

無書記典籤總合考成陰佐于其內者耶故不必以總合考成爲非今之相體也况宰相之職在于用人事事而駁之固不如事事而商之事事而商之又不如不待商而什得八九也則無如擇其可勝之人不可勝者急爲之裁決而莫以體貌交情悞天下之大事致其事之已去而我獨以一身受天下萬世之交責顧小而忘大未有如此愚者也是謂一世之術何謂一人之

術自黨同伐異習爲朋黨之門而血戰玄黃遂
無一人之免雖有虛公平衡之心者亦無以自
白于天下矣而又適當 神廟靜攝之時有議
論而無處分有議論則人因議論而愈猜無處
分則上無辨白而難自雪今則不然彼此各有
清貞卽意見相乖而真品終不可磨滅彼此各
有英才卽作爲頓異而匡濟終不能無藉清貞
者還之以坐鎮之美官而不必竭其才以見不

逃英才者任之以紛拏之地而不必護其瑕以
掩其長如此則彼此之賢者皆慰別有作風作
波之人借門戶以攫官更有無賴無行之人倚
門戶以匿短此輩姦邪大則宜置典刑小則宜
歸廢棄而使其影東射西亦與時而爲消長挑
左擊右亂君子而同小人此不唯人謂我黨之
人宜暴其短而不疑人謂彼黨之人更不宜避
已嫌而姑恕我本無黨人指爲黨因指之爲黨

而稍有一毫顧避之心則已身入黨中而豈復能處天下之事乎如此則彼此之不肖皆懼今相公之身疑者信者相半矣及其機而急操之此相公終身之善慮也是謂一人之術何謂一時之術昔在神廟臨御日久練習政務故意旨淵深不唯外庭不能測而內廷亦不能測威福唯已不唯外廷不敢干而內廷亦不敢干人知其厭外廷之瀆陳而不知其更厭內廷之妄

言人知其惡外廷之專擅而不知其更惡內廷之窺竊至于嚴刑亟誅不行于士大夫而獨行于閹豎優貌隆情獨施于士大夫而不施于閹豎故得君之術全不繫于中人今則不然新聖冲年久在宦寺之手卽朝講不輟而親近賢士大夫之時終不如親近宦官宮妾之時况堂陛之情雖孚而講筵之上從未有剴切刺骨之言動上之心恩澤之過溢鮮皇上不知其太

濫而以磊落士大夫同宦寺以希恩亦足以
自輕至于合則行不合則去致其身所以爲
國履其寵適以危身此段丹衷耿赤得已不得
已之懷尚未見亮于 人主而卽欲自行其意
使 上之不疑摧彼之權使 上之愈信恐未
能也此亦有術以待之在端已以感焉駕智以
籠焉而已何以言端已彼雖自私也而亦知大
臣之當憂國憂國之誠不誠不能掩其目也誠

則感矣彼雖黷貨也而亦知大臣之當潔已潔
不潔不能掩其耳也潔則感矣彼所希者寵澤
而我不求寵澤于彼則自有不可籠之勢彼所
戀者權位而我常視權位如屣則自有不可犯
之色苟如此而雖大姦巨蠹亦當爲之動心况
于區區者乎何以言駕智不親之則疑疑則事
未動而先隔太親之則褻褻則威欲振而不能
其始也當使之動于中非我而彼不得安位則

彼鑒前失位者之速而外之附者不能庇則其于我之可藉者其託身必誠且篤其後也使彼有憚于內非我而上不得信之專則彼之大柄已操于我而外廷之公論一人之喜怒皆懸于我之手則自有所忌而不敢恣則非理之傳宣自不敢出格外之恩澤自不敢希如待較是非而封還動聲色以執爭亦其下矣此謂一時之術三者之術有一不合于道者乎然而謂非術

不可苟無術則雖兢兢業業歸于中正而上無以明文皇帝創閣之心下被欺于文貞一時濟世之語歸心者失其望忌已者張其鋒瑾振之流世未嘗少卽求一馮保亦不可得試觀此土崩瓦解之形非大爲改絃必難收已去之人心一綫之天命使事事不得行其志卽拂衣而歸亦何以謝出山之初意卽殉身于國亦何以見二祖十宗于天上哉相公位極人臣

明農數載憫時而出必有大作為出儀所冀望
之外者然世非成周之日憂天之杞人心更切
于周之多士故仰恃一日之知罄其款款之愚
唯不加斧鉞而賜教之幸甚

再上葉臺山相公書

辛酉

今東北一事四年于茲矣疆日蹙兵日損天下
日疲海內鯁鯁焉望相公一出以定之故數日
以來正色丰采挽回妙術欣動于士大夫之口
而或者曰相公此出不難于如山風槩屹立于
波流中而難于如川經緯應變于多事之日愚
竊以不然相公益先定其內而徐圖其外也先
正其本而徐理其枝也應侯新臣也故先外事

而後內事內事定而外事可措置矣相公舊臣也故先內事而後外事外事定而內事益託藉矣此未可與淺機薄識之士道也然外事亦岌岌矣惟兩言以蔽之願相公度天下所欲爲而不敢卽望相公爲者爲之則足以攝天下之氣而新天下之志願相公決天下所各以爲是而必不肯虛衷以審者審之則足以收戰守之實效而援疆場之危今疆事之失在于紀綱不振

而欲振紀綱在先決已事舊經略舊元戎繫係二年而以故情厚賄尚逭天誅初失事之撫臣旣悠遊于鄉里棄城池之節推尚未正于奏書甚至渡海之逃臣半擁旌于塞上半安枕于丘園同姓之逆黨旣一月而三遷未一麾而萬里諸如此類不過斷數囚馳數緹騎而疆場之士爭効命矣夫天下之人懸頸望此久矣相公在山之日豈不耳而目之然不敢卽望之相公者

以相公往日在朝未有此非常之舉動愚竊以不然此數事者在今之天下而以今之人心則以爲非常耳實則國有一定之章朝無惟貨之獄相公而不能爲則不能爲其常者矣相公捐身殉國必尚有格外非常之舉豈區區常法不能爲國守耶今市井訛言以旦夕有此舉動而士大夫斷其必無何也訛言者人心之公望相公者深必無者世情之必至而知

相公淺也願相公一思之而已今一月以來朝端之論里巷之私以經臣之失着藉藉言矣間有一二欲左袒之者實逢迎主用經臣之人而非真心以經臣之可恃也以經臣不足恃者必主撫臣之可藉以經臣之妬功爲非者必以撫臣之有功以經臣主可守爲妄者必以撫臣主可戰爲是愚竊以不然此事當斷是非而不可分左右袒當審功罪而不可以有功者之

必得全功何也鎮江之舉功也非罪也不當因
不援鎮江之罪而反滅鎮江之功然以鎮江之
爲功而以今日長驅而入必有勝而無敗此未
可信也豈惟不可信卽撫臣之意豈真以犁庭
掃穴有必然之畫哉亦真見其不可守以彼來
而必敗何如乘銳而先入苟其得勝倖也不勝
而殉之不猶愈于圍城之死哉夫其情如是則
固忠臣烈士不得已之懷矣人不知而曰其功

可成撫臣聞之亦必竊笑而心傷也然則其不
可守經臣之言將無是乎是又不然撫臣蓋知
難思進不顧後着者也經臣蓋矜智鬪狠惟圖
脫卸者也其言雖近而其心則非也總之其病
在于不實求經臣唯言不可守而不言所以守
之策撫臣唯言當戰而不計其可戰之兵如十
四萬人而不可守則古來從無可守之城十四
萬人而不可戰則古來從無可戰之日據其言

以爲兵不精兵之不精當問將兵者欲求已精之兵而用之不可幾也以爲人心不固人心不固當問將衆者任其不固而無術以聯之則亦安用彼相矣兵精矣人心固矣守可也戰可也先守後戰可也戰以爲守可也此之不問而徒爭守戰之是非何異習舉子業者未能措辭遣調而徒爭題旨之當否不當固不足以成章卽當而何辭以副其意哉故謂經臣之足恃者無

人心者也因經臣之不足恃而謂撫臣之必有成者未知兵者也願相公一思之而已今言東事者皆以爲必不可爲夫以堂堂之天下當區區之小醜而以必不可爲則自有載藉以來所可爲者亦少矣今欲爲者以爲不勝其難而愚唯在于相公之一思再思聽其言必以爲河漢然而情事易見也一思而紀綱振將士莫敢不用命再思而實求能精兵能固人心之人則真

豪傑必在位以真豪杰將必用命之士而猶有
未可爲者則相公之所不信也故願相公一思
之而已草茅不識委曲忘殺身之禍而盡言于
知己之前死罪死罪然忘身酬國素心也于
分不得告之君子誼乃得告之相願相公垂
察

三上葉臺山相公書

辛酉

竊唯相公未入國門之時聞有西南之事憂形
于色今旣數日矣而未有先機勝着使遠邇震
懼豈以公卿之間多言其事易辦故未免疑惑
恐深憂遠慮反涉張皇耶愚竊以不然凡度事
者未觀其事之大小先測其機之淺深今此事
至殲撫臣焚使者逼降縉紳固守險要分兵四
出騷動五省亦不可謂小矣而說者以其事出

激變夫激變誠有之然激于平日之侮虐而不
激于一時之凌暴不特此也無事則侮之有事
則舉天下而譽其兵以爲可以當虜鋒者莫此
若也生其驕志長其侮心以久屈久辱之情悖
而負莫勝莫踰之鋒銳兼之中國亡人機智膽
略者不乏爲之布置爲之算畫其拱手而思分
據者情也數日之前舉言必非夙謀其亂易解
今黔中之報到矣其預發于遵義者先于激變

之日使我之募調惟其所欲彼俛首而東則其
發之於西者何以自解于有司故知其謀之夙
也謀夙則機深機深則事大矣事大而我之經
略者小則震隣之懼遍于天下 朝廷之上雖
欲鎮靜而愚人無知以爲公卿不憂天下之事
而禍及匹夫匹婦其紛囂皇悸者更甚非以安
之適以亂之是不能消有事爲無事而徒以無
事御有事欲免張皇先涉自愚矣今 廟堂之

上所以議經略者尚未有成畫儀書生何足窺
大計然用兵者先觀形勢據圖籌變可得而盡
言之請言其三危重慶在江之上流以重水重
山稱雄于蜀其順流而東也卽爲夔府昔高
皇帝命湯將軍將十萬之師不能踰瞿塘三峽
之險至傅將軍自關中踰棧道克文階浮捷音
于川江始能勉入而明玉珍已失成都猶保重
慶彼以重慶之要勝于成都也然則重慶失則

蜀之全險失矣此其危者一昔楊應龍之初叛
也可以取重慶而不取彼其心猶望撫也及其
逆顏行決意必戰而我之重兵已戍重慶矣故
愈促愈迫至于保壘而死其悔心失着諸酋之
所知也故自藺而犯取重慶必經瀘州不克瀘
州則歸路絕攻圍瀘州則成都之師順流而援
之矣故奢氏之取重慶也難今以奉征調之名
整師千里一旦據其城而崇明已劄十三營漸

逼瀘州矣此其布畫甚精說者曰賊未必卽取瀘夫取瀘則通成都之路不取瀘則斷巢穴之脉恐不待智者而知也此其危者二遵義平越自改土而流民失其業拱手而視流民之耕占賦稅不加日以殷富垂涎毒憤不特一人今乘勢而猝取之如招失子使彼得二郡則其山川之險逾于蘭者數倍而財賦日益發其民莫非真苗我昔以漢人守苗地彼今以漢人爲苗兵

難易強弱不啻數倍此其危者三有此三危而我之所制者尚無首尾俱應四面齊入之勢則彼之割據唾手而成矣何也奴酋之穴在于四境之外故我之掃犁也難而彼之兼并也亦不易奢酋之穴居然錯繡域中故我扼其險則掃蕩之也易彼據其險則我之仰攻也亦難及早而圖之則莫如先守夔州與保寧高皇帝分肇方域各割其險于境外意至深也故以蜀論

之棧道之險歸之秦巫峽之險歸之楚萬一封
疆之臣意有不測則鄰得而制其死命然險在
于境外則守當在于境內自江而泝過巫峽而
始至夔府合設文武大臣建牙荊州急招江南
之兵直趨夔府而令重將屯兵于巫峽夔府守
則巫峽之險在我彼可絕順流之便而我長無
仰攻之難矣命一驍將將數千自關中而發凡
十八站而可至保寧沿路令收礦徒以益其衆

得至保寧則調相近土司之兵以益之自保寧
由江路四日而可至合州又四日而可至重慶
今當令師徒已具先守合州約時大舉滇中之
兵自黔而出可搗其穴當令滇鎮黔撫并力圖
之以攻其腹心夔府大帥別命一將由偏沅而
助其勢自成都而至重慶江路亦八日而瀘州
居其中速檄蜀撫趨瀘州如已失則合土兵而
攻務得之以絕其通巢之路以爲成都之藩蔽

而異日約時並舉則亦上流之勢也夔府之大
鎮檄土司之兵從漢軍而入而以三路之偏師
齊攻其胷背此萬全之策也而其要在于議兵
議餉今天下無可調之兵矣唯在調土兵然以
土攻土而漢兵之氣不足以攝其志則安知無
奢酋之生心者乎故滇黔之漢兵不能募募亦
不能多卽以現在衛所者合之素屬之土司而
可矣秦中之兵自棧道而入不能多募然亦不

可無數千之衆也唯江南招募至不可緩何也
無此兵則漢兵之氣不盛也而其募有三則募
江上之水兵以扼荆門之險募襄黃之勇壯以
壯行伍之色募衢處之善走習山者以奪其所
長如是而兵可集矣至于餉則川中雖貧米糧
不乏水步之兵不必爲芻豆之虞卽其經由江
楚之間亦俱產米之地惟在多備折色以鼓其
志耳然新募之兵甲冑器械事事俱無舟楫遮

牌各有妙制往時大征必有督餉大臣一員今
當設總理征西軍需者使之往來于荆楚 留
都之間一應糧餉軍器隨宜設辦規置既定講
求可用之人務使一心弗復如東事之異同則
重兵所臨不特可以破割據之勢而亦足以消
江楚之隱憂若復泄泄沓沓使蘄黃之間不逞
之徒奮臂而呼合縱連橫北窺中原南震建業
土崩瓦解在于一朝奈之何哉人知東事之危
而謂西事之緩夫急西而因以緩東固非老成
長策使急東而復緩西亦豈識務達機此事之
發不先不後而在于相公甫入 都門之日是
天欲相公善其事也願相公圖之

藿謀

卷九

東海書生茅元儀止生著

四上葉臺山相公書

辛酉

前者獻書閣下不敢示其稿于人以其言雖淺而中間論事機之會專重于使上之不疑而信此其間有故焉未可與它人言也今側聞道路之言相公侃侃之節愈著而愚之心愈憂非憂相公失主上之心而憂相公得天下之名也

今日合則留不合則去此兩言決耳然于夫子所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恐未盡合也所謂以道事君則其于事之時必權其輕重較其緩急極盡所慮而復不可則不得已而止耳今天下之事莫大于東西二役相公所以處之者皆引其端而未有其緒特以爭一言官倖倖而去則天下所仰望于相公之出豈僅僅爲了却此事耶相公試度之于心此一出也將爲 朝廷

免大憂乎亦爲一身重去就乎如重去就則相公往者之去亦可謂全節而返無累初服矣又何必奔走萬里博一易去之名耶如欲免 朝廷之大憂則委蛇于女主逆臣之手而終于有濟者彼何人哉况今日 主上明聖正值大有爲之時耶說者又謂二憂正未易免相公全名而去未爲失策則古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者豈不足爲相公

望耶况東西二事正不難處只在朝廷之上
心欲去相公而陰陽挑激之人卽不顧壞疆場
而庇護拘執之人夫不難以朝廷之疆場易
其一日之權位又何難以美名讓相公之去以
實禍貽天下之蒼生耶愚恐相公之名愈美而
相公之心愈有不安夫不安于心而享其名人
則羨而已則尤竊爲相公不取也書生之言恐
不足取信于長者敬節錄前少宰馮北海上王
文端書呈覽事有異同理無二致願相公賜察
雖然言出禍隨禍而無益于家 國唯相公哀
而秘之

五上葉臺山相公書

辛酉

頃者造別閣下伏承縉纒注惜重以厚廬借行
子之光感激明德愿而欲死元儀早失教于先
人不練習世局焉能効其尺寸然此心欲忠于
朝廷者則固夢寐不忘也欲忠于朝廷則
請先忠于閣下閣下之身于富貴爵祿所不能
能動勳名節亮所不能益而乃輟居洛之悠遊
勉于多事搶攘之時其心必有在也心不在則

格言所不入心所在雖土壤而不讓儀得而盡
言無諱可乎昔人之告春申君曰有非望之福
有非望之禍有非望之人當是時春申君之富
貴爵祿勲名節亮亦無以加矣而言之者之人
又卑瑣不足以聳聽聞故吐其言而不用以卒
致于禍今儀有一言一人而壞今之天下一人
而定今之天下一人而挽今之天下其言雖誕
願州公母忽之也何謂一人而挽天下 祖宗

櫛風沐雨而始混合宇宙威加四夷在天 列
辟日夜兢惕以保此二百五十年之太平 神
廟以來有天下者三世而其憂民畏天敬大臣
子庶民者如一人此閣下所知也卽東奴跳梁
禍及邊陲一將得人指顧而定自中朝無識用
一熊司馬而其才本不任宜卽退避乃熱中于
榮祿覲顏任之旣知其不能爲乃爲徵兵徵餉
萬不可應之事以難縣官使其不能應則爲卸

罪之計 中朝無識者不知也百呼而百應之
更無以難縣官則借羣噪之名而去矣故愚嘗
曰言官者代大臣而受禍者也使其時大臣稍
有氣識以旗牌至司農卽執而訴之于 朝治
其無將之罪別易名帥救此荼毒豈不大快哉
然而李司農不能也不能而徒伺張侍御奏之
而且方告今經畧之罪而又鳴其同鄉舊經畧
之寃似爲報復此衆論之所以譁然而南昌之

斷然處之也處之蓋有故矣至于姚太常之處
則或曰借以復門戶之釁耳儀又以不然太常
固奉使而勘功罪者也于其兵馬之虛耗芻茭
之冒破不能一一頌言于 朝其罪已不可數

矣而乃爲之陰陽是非其間處之亦不爲過但
處則處耳至處以排熊引袁爲辭則四子死有
不服引袁者固熊司馬也使當時熊司馬之薦
疏不至 中朝肯卽用袁否袁竭永平之力以

事熊熊好諂而闇于識故引之唯恐不力且當是時又有呂夷簡薦王隨陳堯佐之意在焉蓋欲不如已者使上之愈思我也及遼陽破而朝廷之上竟莫問保舉袁經略之人反從而優詔固起之彼度無以應則愈變其說爲三路進師藏其身于關上且以兵非三十萬餉非八百萬不可以深難縣官至此而朝廷之上亦宜悟矣乃猶惘惘焉求所以應之其所以應之

者更恭且篤于前彼無以行其計欲仍索闕于臺省臺省又縮舌吞氣以避其鋒不得已而借禍于撫臣故愚又曰撫臣者代大臣而受禍者也今撫臣之禍不必言而天下已受其禍矣西蜀之變其孰召之至于兵變于浙變于襄陽變于中州雖事小緝而其憂方大以金甌無缺之天下而眼見土崩瓦解之在即此所謂一人而壞天下能司馬是矣今南昌不能中悔其失而

冢宰又固庇其鄉人 中朝二三大老有知其
端者而憚于犯嫌言不盡盡而不聽 聖天子
深維遠圖却百端之潛阻毅然敦誨相公與之
以政相公未至卽明毛文龍之功而非罪謂王
撫軍之可以有爲東征之士側耳而聽德音乃
相公至而卽奮然寓書司馬詰其戰守之所主
使其跋扈無人臣之禮者十歛其七八而其言
戰守之次第言過河之筮而得吉蓋亦就繩檢

而變前辭矣卽其最譎張最恣瀆之出關聞見
述亦兢兢有救過之思相公此出其所以息尊
沓而籌帷幄者至矣此所謂一人而定天下者
相公是矣然而有不盡然也前日以經撫不和
會議也相公豈無撤經臣之心哉及張司馬之
不任其事王司馬之依違其間而相公之心遂
移相公之心移左袒之者遂得乘間而起以煩
言而扼相公今間巷之言曰相公有所忌而不

敢任夫忌而不敢任相公亦何必不遠萬里旁
皇以趨朝命哉愚知其必不然也唯是經臣
之不可任相公固已知之而撫臣之不可任則
相公無以知之也使不知其必可任而知其必
不可任則相公亦別求所以易之矣譬如撫臣
一旦有意外之事相公豈能懸此位而起九原
以待之乎則愚請爲破其疑曰撫臣必不可任
何以知其不可任則觀其措置而知之儀生于

今之世雖未見古之豪杰然于傳記觀之熟矣
凡舉大事者必有不可磨之精神先足以光耀
人心而後天心應焉嚮無不克今撫臣當遼陽
初喪以來鎮靜以定人心多方以思復振不可
謂非遠猷蓋慮也然觀其舉動無一成之規模
無扼先之着數無綱舉維振之精采忠于心而
短于才急于用而歸于機此撫臣之謂也今經
臣欲撤而不能撤撫臣不可任而不能不任延

至明春必有不可言之事則向之左袒經臣者
起而仰攻相公唯有鬱鬱不得志引而去耳其
如國事何今無它唯斷而行之 詔告天下
盡暴經臣戀慕一官貽禍 社稷之罪置之司
敗無忒典刑因責撫臣不能練畜士馬力圖必
勝而乃使軍威不張屢揚兵而不進謀淺慮狹
貽笑虎酋但念其昔日之勞置之他地別命賢
才使充斯任廣招俊傑與共功名 朝廷之賞

罰旣明則必有起而應之者三軍之士咸願一
戰奴酋雖狡以愚度之本非阿骨打忽必烈之
流計而縛之不過踰歲之事夾囊之中豈無其
選如相公必不信人則卽自任晉公之事坐鎮
榆關督令督臣駐師廣寧使一二英銳之士日
夜簡練以圖渡河若如此焦勞一歲而奴酋不
蕩平者則請懸儀之頭以謝經撫所謂一人而
挽天下元儀是矣元儀本一書生不與人家

國事行且歸矣觀此亂世并平生科舉之學亦棄而不欲理枯臥空山以待時之清又何必嘵嘵焉犯兌之戒然于既去之後車塵馬足之間耿耿不能忘者以世沐國寵幸懷一見不敢忘盡忠于朝廷因不能忘盡忠于閣下也閣下與先人爲爾汝之交卽閣下誅儀之妄言而置之死其言無所媿亦可見先人于地下見二祖十宗于天上唯相公鑒察

答耿樸公職方問西事書

辛酉

伏承下問西蜀之事此事實急而廟堂視之若緩說者曰恐急則駭天下之視聽夫駭天下之視聽者亂也非急也唯平則真實唯真實則急若春間遼瀋之變廟堂措置無一事不亂無一事不緩若添設巡撫若臺省募兵其最效驗者也今此事未論緩急先論大小若不設制臺合數省之力則大而小用之小則不勝若徒

設制臺徒合數省之力而無實實下手着數實
實布置規則則大而無當猶之乎小也今側聞
當事之言曰撫臣補矣大將用矣土司諭矣無
以加矣其言誠不謬然身任天下之安危則凡
所舉動必求萬全之策非爲完人情了體面而
已只計目下所用之人果能辦得此事否片紙
之諭果能如臂使指否如能則可望其收西面
之功矣苟或未能則又當求之求之之策如王

司農進勦急着一疏庶幾近之然竊以爲未盡
然也幸明公在中樞盡言而無誅可乎夫東事
之弊在于添官而今日司農之疏懲噎廢食又
在于省官夫兵之自夔州自偏沅自漢中此不
易之策也而欲以秦撫駐二郎關楚撫駐沅州
黔撫駐永寧滇撫駐霑益則四省者非無事之
國也唯以鄖撫駐歸巴則庶乎可矣而制臺所
駐何地地廣兵衆必得一人權同制臺者而後

一爲首一爲尾其精神無不徹事勢不相碍而後可則莫如議設武總督爲第一要着也而其它進兵之處 廟堂擇一知兵道臣足矣不可使撫臣移鎮而顧彼失此亦不可儘現在之官而奴耕婢織至于用兵之地先審大勢宜首夔州次漢中而後次及于霑益永寧沅州何也夔州東南半壁之咽喉也我得此則彼有坐困之形爲彼所得則彼有建銳之勢矣漢中爲蜀道

中原之門戶我兵已至保寧則自保寧而下流不過八日可以抵重慶是我又據一上流矣其霑益永寧則攻其穴也沅州則擊其腰也然勢必用土兵使我欲用漢兵于三地則其地原有土司募漢兵難而調土兵易若我于歸巴漢中之大路不多設漢兵則所謂以夷攻夷之說亦未可用也何也其心亦不下奢酋也特發有先後耳况愈求則愈恣愈恣則愈變理有固然故

必漢兵之神氣勝而後土兵可調然自有東事
以來漢兵無可調者也唯在於募而募不易言
矣以今官府之法而募之則激烈意氣膽略足
倚之人不俛首而來也欲使人自爲募說則長
矣萬一揭竿而起者借以首禍將何以待之此
不可不早爲計也其法唯在用豪杰而任之以
官一方有一方之豪杰任之則激烈意氣膽略
足倚之人無不歸矣而又度其忠義可信者授

之以官則彼已被 朝廷一命其所爲已在羈
縶之中而非其人者必不敢妄干則又寓弭亂
之道也北而漢中之曠徒南而江淮之銳士衢
處健步善走之夫江楚荆襄慄悍負氣之士無
不可用也不必使募兵之官紛紛四出而但以
委之文武總制唯酌其便而善用之則事有款
會矣至于餉則宜取於本地而不宜遠解以滋
勞募兵之費當取給于內帑方湊手而不寬緩

一應兵甲當專委一官於江南製造不宜給價
於兵使其浪費而無實具此雖事關三部而亦
貴署宜先爲酌定者也率率奉荅主臣

再與劉勿所太僕書

辛酉

往以先人與明公有因緣適傳 朝廷欲使明
公東使故竭其尺寸之愚附喬將軍令子奏記
後使事不果而不肖書亦想浮沉不達矣往與
次公遊次公深許之後見門庭太廣故復自遠
今年落第時得一遇長公又匆匆別去儀于明
公世爲通門然其交在遠近之間明公或未知
儀也儀一闊疎男子耳其不顧世忌不避艱阻

欲以赤心白意報于明天子累世培沐之萬一
此精神炯炯可以仰質二祖十宗于天上
固不必明公知亦度明公胸懷洞然必不能外
儀也今天下事急矣而朝廷始用明公明公
于蜀事具有成畫朝廷當卽假之節鉞而復
欲使明公爲人贊畫京卿之體貌不卑贊畫之
規制有定卽明公纓冠之救不復顧此小節然
蜀之形勢不可不先論也今制臺自關中至漢

中趨保寧固足以通棧道之一線然使夔府失
守巴峽之險盡以與人則荆襄之盜必有起而
應之者荆襄盜起則中原震而其順流之勢又
可以扼江浙之命江海之盜世所妄傳余山王
者固無其人然鹽魁盜藪一呼數萬垂涎瓜揚
妄意舊京非一日恐自此震動天下不復定矣
適欲出國門而遇錢受之兄謂明公在涿鹿
急馳索一晤望明公急與制臺計分兵往荆襄

坐鎮夔門而以銳師入偏沅衝其腹心朝廷
之上當卽假以節鉞聽自爲進止而因擇一士
召合義從建大將之旗鼓自江而泝上流先以
定服荆楚江淮之人心明公卽駐襄陽招合壯
士急趨夔府而陰合楚黔土司使備兵從偏沅
之役俟召合義從者至明公卽命將諸土司而
入明公坐夔府弗輕動使巫峽之險如金湯此
上策也及涿鹿而明公行矣不肯落第將歸隱

空山謬爲諸公連章交薦益不自安入山之計
益決終無仰見之日聊吐此臆鬲問事耳主臣

藿謀 卷十

東海書生茅元儀止生著

上李嵩毓中丞書

辛酉

不肖儀書生耳何敢妄言天下事其收輯遺編
蒐羅殘版以成此志者聊以備兵家之掌故傳
先人之絕學耳乃蒙明公薦之于朝若可以
救柔靡之宿習振荒落之末風備一日之緩急
者儀服之而慚念之而惕惘乎其無以當也然

而知明公之意遠矣今天子宵旰而二三執事所以深維遠圖稱中興之盛旨若有所歉焉于東事則言戰言守而終無保任文帥之人于西事則言鎮言靜而終無能銷弭大憂之策昔召公之爲政也日闢國百里而今之二三執事自拜命以來拱手而授人數千里之疆此明公之所以心傷而欲因言以考人因人以責事存域外之觀收真實之效以報明天子之雅望

耳然而儀非其人也但其志意迂疎必不肯使患義男子出于他人之門勲名大業讓于他人之手自束髮以來薄操微植竟隨秋草以露零故庶幾假纖末之權聽聾瞽之策附青雲而聲施此日不能借片晷之娛夕不能安交睫之適捐慾絕嗜矯情任算而不敢忘焉者也幸而遇明公其人使東西之事屬之明公策駑馬裹羸糧萬里而相從矣若猶未也則請爲明公權其

緩急今虜之氛雖惡然我之犁庭掃穴固難而彼之破關長入亦不易其不易者非我之兵力能制其死命而彼之內患未寧從古夷狄不除其反顧之慮而敢深入蹂踐其不敗亡者未之有也故度其事亦必兩三年之內方得爲所欲爲若西事則不然其動者雖一酋而諸酋之欲動無不淬刃彀絃以待且蜀一去而滇黔絕秦楚俱震蘄黃荆襄之盜上可以應秦中之姦犯

中州之心腹下可以順流而抵舊京合江海之大盜蹂江浙之區此其病在心腹非特胸背之毒也急勦此賊庶幾可以安中原而定亂心奴之所忌者川蜀之兵我得志于蜀則其先聲已可奪奴之膽矣然後移師以聲討雖廣寧已去山海已封而儀自度其聲力足以滅此醜而朝食然則蜀之事豈易言乎及今而圖之猶可計也張制臺旣與明公有衣鉢之雅幸爲早計之

侯二事之稍定明公當明農于野不肖雖操薄
植微于諸家著述之槩字學淵源之微亦嘗奉
教于君子矣操不律弄隄糜以從明公遊不亦
樂乎

與吳北陽侍御書

辛酉

不肖儀好氣服奇侈談騎射五兵之用仰觀輟
夜不休望氣所異不遠數千里迹其故養由基
徐洪客之流食滿座子桓之手搏孟德之舞擲
日津津不休愛我者戒之薄我者指之而楚之
友未有非之者此書之成乃首行于楚而得寓
目于明公及明公至長安不肖儀無半面之識
一人之先容而卽辱明公左顧而惠臨之猶以

爲撝歎之槩略而忽見啓事憂來事之難寧知
當局者之不足以辦而謂必其人如某某者一
出方可以救寧乃指不三屈而卽及于不肖儀
儀之好氣服奇雖不詭于大道然蘊藉亦有涯
矣何足以當之慝死雖然士激于所知使終始
之有成于楚也鄴侯不贊漢王以東面之事責
之于信信亦有淮陰之釣竿足以自娛何必強
與人家國事犯背水之危趨下齊之捷嚙指忍

死于并陘狹道之間至于長信之會以其身爲
顯戮而終不尤恨于鄴侯何也鄴侯之知之者
深也今明公之所以知儀者不淺矣而縣官
之于明公尚未能如漢王之于鄴侯也儀安得
冒于進之嫌留連而不引去去而不速速而至
卽一面辭知己而不可待耶然釣竿有緣終忘
情于斯世而不能忘感于明公此今日之雖困
頓于車塵馬足之間而不敢不留一言以寄謝

也唯是儀身隱矣而東事之憂終大儀世荷
國恩者也于義不能忘豈唯不能忘東事而且
憂西事之日蔓也主東事者一疎略男子耳而
揆樞之地皆倚以爲長城徒知楚之不張而不
知齊之不兢一旦齊楚盡而兩男子者一身死
耳其如國何然其以力固無能奪也卽用一人
焉與之共事而薰蕕不同器鋼鉛不同鑄無能
爲也庶幾得一人焉贊西征之事使蜀寇速撲
而秦楚之內禍不生移其威以東向而奏救寧
之績以無負明公之蓋志此儀所身雖隱而不
能不望于明公者也臨書惘然

五上王霽字大司馬書
辛酉
語云士為知己死若明公之于不肖可謂知己矣夫以可死之身豈不欲效尺寸而輕于去國日遠麾節然其故亦難言之矣唯可與知己告也自國家懸三途以取士曰科舉曰歲貢曰薦舉至科舉而于進不休士節盡矣然羣天下而受朝家之籠絡必不使難進易退之節得獨持以抗慶賞之典故俛首而為之人不以非已

五上王霽字大司馬書

辛酉

語云士為知己死若明公之于不肖可謂知己矣夫以可死之身豈不欲效尺寸而輕于去國日遠麾節然其故亦難言之矣唯可與知己告也自國家懸三途以取士曰科舉曰歲貢曰薦舉至科舉而于進不休士節盡矣然羣天下而受朝家之籠絡必不使難進易退之節得獨持以抗慶賞之典故俛首而為之人不以非已

不以媿至科舉不得而守歲貢挨年循日士有
赧色然以之引守約之士消壘塊之懷聖天
子有深意存焉及薦舉一途所以待非常之士
而備緩急之需者也祖宗朝以此舉者不啻
纍纍自吳與弼陳獻章之流擁天下之盛名而
不能救一時之極敝科舉之士相率而詆之而
此後薦舉者遂罕人知二子以薦舉起家而不
知二子所以塞薦舉之路也肅皇帝慨然憂

之故于南郊禮成詔告天下申明三途並用之
說欲以緇衣招隱之好鼓天下之志士而是時
莫以應也自此百年以來間一舉行而皆耆儒
宿學僅能編纂著述而非能發杼機妙補益天
下者也故其人遂絕頃自遼左陷覆以來科舉
之士不足以辦此始有鯁鯁焉思之者然以其
罕見反指之爲倖進驟發而不知已之科舉豈
豈于有司者其干進之陋不止于此也使其人

而不能爲科舉之學則亦醜顏任之耳苟其人能爲衆人之所爲而使衆人之我咻此雖死而不甘然天下事急矣 國家之功令又與唐異唐之科舉歲舉之而今之科舉三歲舉之及三歲而天下事已盡去矣况其人之升沉得喪又不可知乎則不如從戎戎者士大夫之所鄙也庶幾不與之爭然從戎亦難言矣叅遊副都班在郡守之上國之貴爵也而爲之者皆奴隸之

流頃以特舉授副將者一人叅將者一人遊擊者數人都司者數十人而其人無足一當者頃者勲家子顧大猷庶幾可効一臂而樞部以勲家子一布衣耳割其府銜無府銜則望奴隸之元戎稽首若喪角志士不能爲也今儀承明公曠世之知欲以兵曹郎相待 朝廷之上有知之者二三大老臺省皆紛紛繆薦于朝身居輦轂之下若待用然本以憫 國卹殉此身之

意而冒因 國卹顯此身之嫌此人雖不言而
已不能無媿于衷者也故卽引去國門而與宋
獻孺遇知明公之念我者不忘也及傳來旨以
築邊險裕邊儲二策相詢夫以明公之威靈使
後進之士得借其聲華而竭其犬馬之力當蓄
練銳士三萬一戰而復故疆再戰而掃奴穴因
其銳還師取舊遼陽雪洪武四年以來未雪之
恥爲 聖天子顯威聲于東裔耳至于因戚少

保之舊績修明其職業增葺其未備使遼左縱
有不虞而神京如泰山之安因百萬之軍需歲
三其息可以養兵萬人而不費 縣官一錢其
法不必如劉晏之舊瑣屑徵逐但操鑄錢之權
伺芻蕘之便利可垂手而得此明公不煩指顧
之事而亦二三軍吏之常職也唯明公命之而
已豈乏人哉今經撫之才俱不任而強弱之爭
紛紛不休河西之事坐見其敗及至明年三月

濱師叛卒踰山泛海而奔雖有智者不能救一日之急及今而圖之猶可爲也明公以貴不能踰之身而當七十餘歲之日晝夜焦勞豈有它哉亦欲以報三朝之培植而奠宗社于不傾也決計而加意此其時矣不肖儀旅人少僮僕不能遣一介之使奉別知己而僅因遠使之返附陳其縷縷行且至清源度歲元夕後歸息故山唯遙望霄漢間有功名震山叟隣童者必

明公也願明公珍重

與楊元周給事書

辛酉

不肖儀廓落疎淡唯持兩語以自娛對古人如
今人雖劉項之雄觀其事如友之于泗亭吳市
之間慕今人如古人聞其聲迹其槩想見其精
神不必同堂聯袂而後快也乃辱明公三顧之
雅使所欲望見今之人如面炙于古人樂可知
也今不肖歸矣滄江萬里一葦容與昔楊鐵崖
當僞周開霸之日携酒挾歌姬澹遠山水間時

而使索酒資僞周亦漫應之而無以難也何地
不可現自在所可恨者昔劉表以八俊牧荊州
士從之如雲而武鄉終使其不知今不肖未足
以窺武鄉之藩而頃在長安頗爲人所耳目至
有聲稱之于朝者于不求聞達遠則于保全性
命難良可歎也雖然若非此何以見不足窺武
鄉之藩乎

與王鑑心都尉書

辛酉

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今之時乎得敵或鼓
或罷今之執政乎大人之吉子之謂乎遯尾之
厲我之謂乎竊聞之民勞止汜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無從詭隨以謹無良竊有志焉然
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亦盟心而未
敢忘也今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河水津津北流
恬恬樂而忘死但予美之誰與獨處雖然聖人

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
必知其情辟于其義明乎其利達于其害然後
能爲之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唯曰欲至于萬
年吾非斯人誰與歸

寄孫愷陽詹事書

辛酉

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士此古今志
士之所慨也平原君能衣食人人尚延頸爲之
死况知其志槩其蘊使其生平之所學未敢質
成于夢寐者聆一言而自信鼓其一往之氣用
之于天下垂之于後世皎皎與日月爭光而無
所瞻顧此與分金舉州之知且不啻天壤况區
區衣食之感乎此而不爲之死則無所用其死

矣然斯人也豈有緩急不可知之事待人伏劔以全軀剖心以明志乎則善用其身于天下見而足以拯危溺潛而足以樹羽儀無負其所信而善成其始終此儀所展轉于懷而知其不能踰焉者也今儀歸矣雖不敢出關歌五噫以傷時亦不敢牛角掛漢書以避忌然進不用于世退而論著其所聞如邕之于漢末盛之于晉衰雖干戈搶攘之時而不敢忘迹熄春秋之意此儀所自知而猶欲質成于先生者也今東事之敗在于旦夕而長驅之事尚有歲年西事之禍雖在天末而秦楚震驚憂中胸脇事急則柄用先生益急先生用而大事定迂疎淡寂之軀益可安于草莽而修其山中之職業晤期何日回首惘然馬足風塵言不盡意

與董見龍太常書

辛酉

往辛亥壬子間晤友人唐宜之謂往者戊申之
役不肖儀遵先人之遺戒散家粟萬石同鄉之
大老有怒而訾之者先生乃奮袂與之爭聞而
爲之泣下然無由見也及今歲而始識之蓋十
年間之夢寐精神以爲無日不奉教于君子矣
遼事不足以禍天下而辦遼事者欲以邀榮卸
禍遂爲徵兵徵餉之說使庚申辛酉亂如麻個

個兒孫不在家之妖讖符合沙印 祖宗擗風
沐雨之天下二百五十年薰陶培植之人心一
且喪于一書生之手不肖卽孱弱不知死可避
妄言之而無諱乃不意朝案崇察之內有如先
生者亦極言之而無避儀欲爲陳東歐陽澈之
爲而竟隱默以歸者以有先生在也今元老持
之不堅而紛紜雜出之論蜂發無旣其不以殘
疆而拱手授人不止也儀歸矣使朝局終不變

則被髮左衽我知其不免採北山之薇彼何人
哉受先生之知深必不敢負也但願 二祖
十宗之靈默啓 聖明使先生切骨透髓之言
得鑒于 宸衷則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儀
行矣竊有嘵嘵焉以附古人贈言之誼今登聞
鼓自陳東槌破無復有補置者大銀臺惡人之
善言如聞父母之名况于犯時觸忌者乎此儀
之欲求與東澈同死而不可得也若先生則貴

矣昔之告于相欲轉移于無形也相不能主則
告之于君君之聽國之靈也君之不
聽禍福無避焉此古人事君之誼竊于先生有
望焉雖然儀嘗告之相矣此事當論是非而不
可分左右袒欲言經臣悞國當誅之罪先言
撫臣才短不足任之實不然言偏而無功萬世
之口實也願先生留意儀去矣而嘵嘵不休者
受先生之知深必不敢負也

